遜學齋文鈔

遜學齋文鈔目錄

卷五

瑞安孫衣言劭聞

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贈太保文端翁公墓誌銘

公翁氏諱心存字二銘明永樂中有自長洲遷常熟者遂爲常熟人曾祖汝明祖諫父乾隆戊午舉人海州學正咸封皆贈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祖母王氏母許氏張氏皆贈一品夫人本生曾祖汝弼貤贈光祿大夫曾祖母錢氏貤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丙子舉人中道光壬午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翰林院侍講左右庶子國子監祭酒奉天府府丞兼學政大理寺少卿內閣學士工部戶部侍郎工部刑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吏部尚書以戶部尚書協辦

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歷充文淵閣校理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實錄館國史館武英殿總裁上書房總師傅廣東江西學政福建四川浙江順天鄉試考官弘德殿行走兩賜紫禁城騎馬而國子監祭酒戶部侍郎工部尚書皆再任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皆兼管年七十有二以同治元年十有一月初七日薨於位 天子予諡曰文端公幼奇慧而家貧甚然自爲諸生卽慨然有大度及既貴至宰相自處猶如儒生其立朝務持大體嘗爲國計慮深遠於是東南用兵海上數有警縣官經費絀不支大臣謀爲一切苟且公輒持不從或抗疏諫止而尤以引拔人材爲急顧未嘗自以爲名故公所薦自前安徽巡撫江忠烈

公侍郎王公茂蔭三四人外人亦莫得而紀也及　今上
改元詔中外舉遺逸獨稱公有以人事君之義人以爲公榮
薦士尤多云於是　新天子年甫七齡就學而公與壽陽
祁公皆以大學士再起入直弘德殿當是時朝廷方用古誼
尊禮師傅而二公皆惇誨故老月引經陳大義欲以成就聖
德爲國家撫循之麻未及一年而公薨又四年而祁公亦亡
此一時賢士大夫有心斯世者所爲痛也公初以中允直上
書房及自奉天學政歸復以大理少卿直書房於是張太夫
人年八十卽疏乞終養　宣宗成皇帝以公言悲切無
以留也公歸八年而張太夫人始壽終既服除公猶未起會
公長子同書以視學貴州入謝見　上上曰汝父其終不

來耶同書頓首言公即來　上喜曰汝父固當速來明年
公至京師遂由祭酒超擢至工部侍郎仍直上書房於是濱
州杜文正公方授　文宗皇帝讀書遇休沐公輒得侍
文宗一日讀唐書公極言陸贄盧杞賢奸進退反覆
數百言　文宗為動容次日即以陸贄奏議進蓋公在
書房時遇事納誨用意多類此及　文宗即位遂以工
部侍郎調戶部即擢工部尚書籌國計而粵賊陷江甯且北
擾公陳備禦六事其請罷奉天採僕及言京師根本宜飭紀
綱恤民情無妄紛更而近畿開礦宜亟止又尤以為鄉言其
後大臣以經用絀議造寶鈔官票錢改鑄大錢而京師至今
受其困蓋公所先言也公之兼管順天府尹而通州徼巡卒

有爲盜者言者拜劾公奪職甫逾月復起爲吏部侍郎擢兵部尚書遂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復調戶部尚書哈達朗阿竊錢票七百串刑部以爲贓逾五百兩當絞決會朝審公即奏言今戶部俸餉皆制錢二串當銀一兩而錢票僅當制錢半哈達朗阿贓不及律刑部議非哈達朗阿得緩死其後刑部獄上有疑者　上復下公讞而公亦不固爲異也咸豐八年番舶薄天津求歐脫地又請行天主教遣其酋居京師沿江爲互市大臣有主之者而公力言其不可大臣固已深嫉公而先是尚書肅順請收鴉片烟稅公爭尤力當是時肅順方用事貴倨輒自奏上公遂引疾去肅順亦望會戶部所設官錢局有言司官爲奸利者　上命怡親王載垣與

肅順褋治之遂業以奇禍中公而上固知公無他不深罪也其明年番舶復逼天津海口求進北塘邇京師大臣又許之已而京師警天子將幸熱河時公已在告即具疏力爭而廷臣亦多言不可不能得其明年文宗崩於熱河今天子即位即起公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其明年遂以大學士銜入直弘德殿而以是年十一月朔日早朝得寒疾越六日竟卒遺疏猶以擇近侍親正人懋修聖學爲言蓋公之可紀其大者如此公脩偉嚴重美鬚髯儀表特異於人以大學士再起時特命無帶領引見無與一切差使每入直內侍扶掖出入殿則籠燭導皆非故事所有及公薨又特贈公太保命醇郡王即其家祭又命入祀賢良祠又賜其

孫曾源進士曾榮舉人曾純即選同知曾桂即補郎中曾瑜中書而自公初爲大學士時長子同書已由翰林爲安徽巡撫幼子同龢已以修撰爲陝甘學政公薨未久而孫曾源復以廷試第一爲翰林修撰次子同爵復以武選郎爲湖南長寶道擢四川按察使同龢復以侍講入直弘德殿盡公遭遇之盛子孫之賢自 成皇帝以來諸大臣中未見其比公固可以無恨而一時之論特以國家多事又當 新天子嚮學之初而公方以三朝舊臣爲時輕重其思可以遽亡也哉公娶許氏誥封一品夫人有婦德子四人長即巡撫同書道光庚子進士次音保早卒次即按察使同爵附學二品廕生次即侍講同龢咸豐丙辰進士女二人適優貢生俞大

文國子司業錢振倫孫六人長曾文優廩生亦早卒次則曾源曾純曾榮曾桂曾瑜也曾孫五人曾孫女三人其葬在常熟西門外白鴿峰下宜張太夫人墓次始公為大理少卿在上書房衣言以拔貢至京師而仲弟鏘鳴鄉試出公門下因得執贄以謁公其後衣言在上書房公以故師傅時得至西苑所謂三天者益數見公及為安慶守公長子適為安徽巡撫今年再至京師與侍講尤親洽衣言游公父子間幾三十年自謂粗足以知公而侍講以公之狀畀為銘衣言雖不文其安可以辭也遂書而銘之銘曰

帝者之學虞謨夏誥我嘗有言左史右圖豈宜娓娓為章句儒末明入講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徒勞弗獲詎論其粗 今皇念典

漸趣大道誰實牖之宿儒元老元老謂謂帝鑑之篇祝我
天子有道萬年蠹臣柄國苟巳便利謂彼龍蛇爲我族類
公言弗庸遂狂不制公有蘷之權算錐刀而流軼出湖江酒
揹衕臣有謀公抗勿與或慍其旁搖沙伏毒雖毒邦呻
衆望之仁恩禮終始康此耆臣耆臣多壽子孫趾美生榮歿
哀勿悲有甚顧我所悲謂亂未已戚益公年四海蒙祉于嗟
遠矣議郎博士匪獨銘公亦書我悱

李宜人墓誌銘

同治丁卯衣言客授杭州德清蔡緯自江西來見訪於紫陽書院衣言與緯故未相識也接其容溫然聽其言簡而有理知其爲君子人又二年來官金陵緯復自江西致書以畀其所生母告述其母之事甚詳其爲辭甚哀將以求爲銘久而未有以報已而門人唐子嘉德以書來速銘曰嘉德之友緯賢者也其母葬有日矣而以不得先生之文爲戚惟先生幸終賜之嗚呼緯之於衣言其勤如此其所以事母可謂無愧而衣言之不敏不能無愧於緯也曷可以弗銘緯之述其母曰吾母李宜人藹德化農家子道光十三年九江潦而外大父母病甚計無以具斂葬輒自賣歸於先君爲簉室時宜人

年甫十九又二年而姊生又四年而緯生又一年而先君館上高病甚宜人刲臂肉以療又三年而先君卒於金溪宜人年甫二十九誓欲死者屢矣輒顧緯而止咸豐六年姊始有所歸十年緯始能出游以為養同治元年緯始娶婦於是宜人之志少慰而心力交瘁矣又五年姊病歿宜人心益傷遂病又二年遂卒年僅五十有六凡守節二十有六年緯少而多病宜人撫之無所不至而所以督之未嘗不嚴仲兄早卒有子曰炳榮宜人視之未嘗異於緯居常未嘗自逸於衣食未嘗稍自厚也而賓祭之需戚族之往來未嘗不勉致其豐自律嚴甚至於待人雖僕婢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也緯少孤不能知母之詳而問於伯兄者如此緯之友六合余吉蓀

瓊山陳貞陳介曰宜人之節世所知亦人所能也若夫孝而能敬慈而能嚴繼文君攝內政終其身不踰其分則古之賢母也凡緯之述其母者如此緯賢者也母之事爲不誣矣蓋世之節母往往得其子孫之賢而惟子孫之賢則母之節益信然則緯可弗勉乎哉緯之父曰贈奉直大夫立母曰錢宜人其先湖州德清人奉直君客江西遂居南昌其卒也與錢宜人合葬南昌縈灣及宜人卒緯別爲兆於塋側同治八年某月日也所生子一郎緯候選主事女一適南昌通判顧爾恒前卒嫡出子二曰縉曰綬綬亦先卒嫡孫五人而緯所生子二曰勉曰鑄銘曰

山刻爾水瀠清翳母節垂千齡有子其興視我銘

戶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某氏壽昌墓誌銘

湘帆於余爲會試同年又同選爲庶吉士而獨未嘗相見武陵楊彝珍季涵在同年中名能古文辭獨喜稱湘帆才學余數詣湘帆輒不得見其答拜或留一刺而已湘帆讀書自好固宜其落落不苟合獨於余如此何也既而試散館湘帆名適在余次而湘帆獨改部屬爲戶部主事湘帆既改官益若墮自嗛與翰林同年日益疏而戶部凭財賦事視他部尤冗襍又新入曹署者長官率以文書期會一切冗瑣事役之湘帆負才氣既不得從容文學以適其志又重以勞吏事固鬱鬱不自得矣明年廣西賊破江甯駐防滿營被屠殺尤慘湘帆一家皆死賊獨其幼子者嘗他出然亦莫定死生湘帆前

已病及是益悲傷驚悸遂不可治竟以咸豐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死京師年僅三十有八嗚呼可哀也已湘帆姓某氏諱壽昌江甯駐防滿洲鑲黃旗人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國家取士之法於滿洲蒙古立格尤優厚蓋所以殊異鼓舞之俾成其才以儲異時之用滿蒙之士由甲科入翰林但弗改他職常以三四年躐至大官雖年少或得柄用然以得之易則往往輕巧鬬利不復刻苦從事問學以成其才而才之可恃者常少獨湘帆之才與學夙具如此使其遂由翰林進其通古今知事理必有可爲國家用者然竟以失館職湘帆雖既失館職而苟假之以年第令循資平進或稍遲入其躋大官得柄用終亦非所難而涵養更練其才與學當益

尤其爲國家用者益可恃也而不幸獨早死此予之所慽也湘帆既死同年謝君增始爲予言之以其無所歸謀卽葬京師而前所謂幼子他出者人皆謂其亦在難中嗚呼豈不尤酷也哉湘帆所爲書曰夏小正補註者已成其他雜著詩賦甚夥皆散雜未定余他日當集而刻之嗚呼予於湘帆未爲不相知者而欲湘帆之知予則不可得矣將葬乃爲之詞使俱窆焉系曰

與余同爲進士者二百有七人而予知楊季涵之能文方以謂我道之不落落而卒違其志者季涵與君此固愛憎之不可曉而非其才之實因季涵既舍去不可以强起而君之偃然長逝者恐季涵之未聞君既不能亨其身而其家又遭寇

以淪所恃以不亡者獨尚有其書之存余與季涵後死者固
當使君之有傳而思所以慰君之死卒莫知其所云

臺灣府知府前臺澎兵備道馬平楊君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廷理字清和柳州馬平人雍正間有以奇兵破古州苗官至廣西右江鎮總兵諱剛者君之考也君以乾隆丁酉拔貢朝考第一以知縣發福建補歸化調侯官任滿以卓異陞臺灣府南路理番同知乾隆五十一年彰化奸民林爽文倡亂鳳山民莊大田應之分路犯府城知府孫景燧捕爽文敗死君以同知攝府事城守有功後三年賊平賞戴花翎旋擢臺灣府知府陞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加按察司銜會清查事起而大府奏公侯官時虧空革職戍伊犁嘉慶八年戍滿歸復援例降捐知府適臺灣府缺人 上卽以君爲臺灣府在官二年復以誣撤回省比事白誣者抵罪君

復得留閩補用旋護甯福道而蛤仔難番民求入籍總督方維甸以君熟臺灣事奏擢臺灣府知府督開蛤仔難遂建議增設葛瑪蘭廳闢山後地五百里已而補授建甯府知府擕臺灣如故蛤仔難者故生番三十六社地負山而面海地夷曠多良田始漳州民吳沙以練勇入驅生番而居之益招流寓爲開墾從而耕者六萬戸林爽文之亂君以捕賊至北路固聞吳沙之事又以其地便利不宜棄數爲督撫言之矣及再授臺灣府　上召問益力言蛤仔難宜開狀　上令與督撫議猶不果會閩人少詹事梁上國奏請收蛤仔難以絕洋盜窺伺且廣海疆之利而先是海賊朱濆以三十八船載農器抵雞籠山規取蛤仔難爲巢穴而吳沙又歎集義勇

敗蔡牽朱濆於山後總督方維甸汪志伊亦相繼以爲言於

是　詔收其地爲噶瑪蘭廳而　命君以知府遊駐蛤

仔難董其從至嘉慶十八年噶瑪蘭定設官而君以積勞遂

卒君既卒世將家大父諱標由南昌占籍馬平以從征八排

猺卒軍中贈武信騎尉至父又以平苗立功而君獨起家文

學至監司其所至務求利害大略不屑屑吏事而尤習於臺

灣仕閩三十年終始不離臺灣臺灣有事大吏卽倚君以辦

而君固不事奮厲爲名聲林爽文之平吏欲深竟黨與君獨

奏貸脅從萬餘人以爲德至其他治蹟臺灣人至今能言之

卒請於朝建祠祀君而君嘗言臺灣人仗氣易動宜兪興文

學以柔之可謂知本獨施未竟可惜也君妣孟氏張氏皆

誥封夫人王氏封恭人配歐陽氏　誥封恭人側室蘇氏程氏黃氏杜氏而蘇氏黃氏以子例得贈孺人丈夫子六人立先附貢生立元增廣生立允廩膳生立冠嘉慶己卯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立亮貢生立旭道光己酉舉人孫十一人君卒後四十年立旭復以練勇捍賊立功於其鄉得官山西陽高縣知縣爲君幼子今以君之狀來請銘銘曰

流求毘舍維鄙洪荒箐林萬古睢盱豺狠侏㒧魋結今也膠庠誰始實啟曰太守楊太守之才在艱以艮棚梯滿野君城屹強後遂倚君屢披謫猖三絕大海危帆巨檣卒勞不復尸其蒸嘗長虵薦食穴君之鄉紛紛脫死紫紱銀章嗟君其逝君不可忘

張先生墓誌銘

同治五年張先生磬庵卒於樂清梅溪書院於是予友秦瀕林教諭太沖寓書杭州語衣言曰四月一日永嘉張先生卒矣此君之所痛也蓋自吾邑鮑先生作而方先生成珪後吾師曹先生秋槎吾舅項先生几山繼亡而永嘉張先生最爲老師先生沒而吾郡敦行讀書之士益不可得矣誠可痛也越一年先生弟慶生以先生所著介軒集寄予於杭屬爲之序既而先生之子礽復以狀來請銘先生於予雖同郡顧蹤跡疏甚獨記七八年前一見先生於東山書院其後先生家居不出予官京師久遂絕不相聞然在郡邑諸先輩中自曹先生項先生外尤慕先生其曷可以不文辭先生名振夔字

慶安號磬庵世居永嘉場高原曾祖篤喜祖家城父昌祚母
王氏陳氏嘉慶戊寅舉人道光丙戌大挑一等改教職官終
鎮海教諭其卒時年六十有九蓋自鎮海引疾歸二十有二
年矣先生幼慧喜讀書自少志操特異既舉鄉試連會試不
第道光壬午復應會試而婦翁項通判亦謁選在都所識要
人趣一見予閎節先生拂然曰此進身之始可不以正耶不
往見亦竟不第先生居京師不輕與人交獨與青田端木先
生子彝及吾邑鮑先生往來論學嘗謂治經之道宜取古人
之言有裨世用者博涉而精考之以自備其材使大可效於
朝廷小亦可濟一鄉一邑無妄分漢宋徒誇排擊又謂諸經
史及古人詩文辭皆足以增長學識不必專守性理語錄蓋

先生爲學通博其旨如此先生初攝常山訓導不久即去繼攝鎮海復以憂去道光丙午復得鎮海教諭又四年庚子英吉利寇定海瑞安葉舞墀方爲鎮海營千總有膽略先生盡語以籌海策且告之曰今當道言禦夷專主防陸我謂宜急備水戰防陸者畫地而守曠日糜餉彼以一船游駛我即數省戒嚴若治海者備舟師則遠近皆可剿擊策應或謂夷艇火器獨堅利非中國所能敵不知彼所以獨堅利者不惜費耳使我之爲備亦如彼之致精而無私利焉何詎不若夷耶因爲戰守策存篋中既而揚威將軍敗海上明年江蘇巡撫裕謙來督戰裕謙氣銳甚幕客有居學舍者竊見先生策袖以進次日巡撫檄下令先生治守禦先生曰此非我事也薦

渠舞墀巡撫卽檄舞墀募水勇而令先生監發軍食一軍皆飽及巡撫督師過海從者千餘艘惟舞墀勇持械挺立風濤中疾駛絕出數里復回護師舟以行往返如飛如是數匝巡撫以爲奇謀出海戰而移督兩江以去繼之者巡撫劉球也惡糜費盡撤諸防並撤舞墀勇先生遂不復言兵及裕謙再督戰海上事已不可爲而林文忠自粵來先生復獻其戰艦圖文忠未及用被讒出關而英吉利遂連陷江浙沿海逼金陵先生已自鎭海歸矣嗚呼自英吉利訌海上二十餘年所至喪師失地卒尙且爲媾議者卒以謂船堅礮利不可敵然自古中國常有夷狄之患而漢唐明盛時未嘗不以中國御夷狄也至吾清有天下 聖祖 高宗蕩平域外

南北萬里武功赫濯所尤盛所用者獨非中國之兵耶且英
吉利固嘗屢困於我矣廣東之戰臺灣之戰天津之戰彼其
猛摯狂噬力圖一逞然皆摧落牙角以去者何耶今一切不
思所以儆之之法而惟是包羞忍詬虛喝恫疑坐以自斃此
又何說耶而功利浮淺之徒又欲効爲輪船火器循所短攻
所長非所謂天下之至愚者耶今日之勢棄陸防海雖未必
可行然使近海大臣皆能如先生之用心未見事之遂不可
爲也然先生非獨善言治夷其自鎭海歸也嘗爲郡守令議
團練議鹽莢議水利議書院教士育嬰義倉皆平實切利害
今其書具存可考然則先生於學誠無所不通而我獨謂治
夷之說其所關於天下尤鉅也先生言治夷旣不效英吉利

亦再破定海入鎮海先生即棄官歸及英吉利去浙大吏以人望復還先生鎮海而先生常鬱鬱自恨不死不久謝去吾又謂以先生所處之位衡以古聖人之道固無一當出於死而獨其言之未一施用誠可恨也先生既棄官歸益不喜與時人接家居教子弟讀書孝友彈琴度曲善自娛樂常終歲不入郡城偶至城則獨坐東山書院人亦不知先生在城也晩年好養生家言其卒也蓋未嘗有所苦云娶項孺人有婦德孺人卒遂不再娶子一廩生碩也女四洪坤陳寅鄭一桂陳纂其壻也其葬在永嘉十二都洪崖之陽銘曰

懷一世之奇憤兮而徒垂爲空言彼有司兮氣數嗟下士其何云横目紛紛駁戢萬羣還視先生如不見闘宜禄而晦宜

遂而瘞嗟嗟先生其聯其瘞我昭以銘後有萬年

朱君墓誌銘

君瑞安朱氏高大父鴻增以易經中康熙癸酉科舉人與其兄宣平訓導鴻瞻皆以文學知名治經著書傳鄉邑間至君尤精果踔厲少壯讀書爲時文攻苦銳意取科第仕宦踵其前人然應鄉試至十三舉屢薦輒絀卒以諸生終君既不得志而尤奮發自喜欲以善爲名視其族人之事如已之事視其邑之事如家事有事未嘗不爲爲之未嘗不致其力會軍興餉絀朝廷開廣財利之路而邑令某屬君以算商賈緡錢君辦治果有效已而粵賊陷處州覬温州瑞安震亦城守君復與其事於是得武功爵五品矣而君又循例以附貢生加州同知銜加一級而自王父以下皆得爲奉直大夫王

毋以下皆得為宜人蓋君雖弗獲以文學仕進而能自用其材及所以光顯前人者果如君志君諱方字大森號秋岑年七十而以咸豐九年十一月三日卒曾大父諱涵縣學生大父諱夔父諱有光武學生娶張氏側室李氏二男子鼐郡學生鼎廩膳生而鼐為其兄枘後一女子適士族余嘗與君同為學官弟子故識君旣而久不相聞及予自安慶守歸則君病且卒矣今鼐鼎將葬君橫碧山焦坑之原來乞銘而為予言之如此故為之銘銘曰

趣時以才沛若決為眾訕譏已則悅其志之銳迴之絀我昭以銘後弗滅

馬太恭人墓誌銘

贈朝議大夫亦芝馬公之繼室曰朝城馬氏歲貢生元端之子而今兵部侍郎浙江巡撫馬公之世母以乾隆某年月日生而以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卒年八十有四太恭人幼稟歲貢君之教讀書知大義未嘗有兒女子之過年十八歸朝議而朝議年已逾三十未有子前室展恭人遺兩女長十五幼十歲太恭人撫之未嘗異已出太恭人自生一女甫五歲而朝議歿太恭人年甫逾三十而朝議之考資政公妣李太夫人皆逾七十太恭人之哀不可言而未嘗敢見於詞色所以事翁姑未嘗不曲盡其孝李太夫人病且卒太恭人與侍郎考封資政公侍湯藥治喪葬未嘗不務竭其誠太恭人既

以侍郎伯兄新郁爲子而侍郎與其仲兄新沐皆已五六歲
則令就其毋弟學侍郎兄弟每日自塾歸太恭人必問所讀
何書識幾字必皆成誦而後喜或稍游惰則必促然悲必嚴
訶責之而後已每食必令侍郎兄弟同坐食有佳果餅餌必
分之甚均已而子新郁卒太恭人殊自悲而侍郎兄弟皆已
長延師太恭人治先生飲饌脩餽必與侍郎母蔣太夫人分
其勞未嘗以新郁故廢也太恭人與蔣太夫人同歲生其歸
馬氏後十二年而相愛特甚家事無鉅細太恭人專主之蔣
太夫人治鍼紉親庖廚而已蔣太夫人未嘗以爲嫌太恭人
亦未嘗以爲勞苦及侍郎成進士官安徽知縣太恭人與蔣
太夫人就養侍郎官所歷太和宿州亳州以歸未嘗一飯不

與蔣太夫人偕與蔣太夫人爲娣姒逾四十年未嘗有幾微違於言亦未嘗有幾微忤於心以故侍郎一家數十年之閒未嘗有私爭私蓄太恭人教也太恭人治家嚴甚雖侍郎父母必咨而後行雖婢僕必使不敢私爲欺慢而待人則一出於寬厚窮之者有所求未嘗不與與而不能償責未嘗言也故侍郎之族婣與其鄰里鄉部皆以太恭人爲愛巳其卒也皆相率來弔哭之皆哀太恭人既無子而視侍郎兄弟如巳子侍郎兄弟亦事之如母侍郎之在安徽既以咸豐　登極恩封贈其父母矣復貤封贈其伯父母階皆四品其在杭州既使衣言爲資政公之墓碑復以太恭人之狀來曰天下婦人之賢無有過於我伯母者而其所遭之酷亦天下所無有

也非有述焉以傳於後則無以示我子孫且何以塞予悲蓋嘗謂家人之利歸於女貞而詩三百篇之所稱述如葛覃樛木之婦人其和順勤儉之德說者以爲王化之極盛至於後世雖士大夫不能自飭於學問而門內之教益衰婦人之於其夫直以爲情之所厚耳其能盡乎禮義者蓋鮮也而娣姒先後之間往往以私利其夫爲能而嫌釁之生成於切近其患至於不可勝言如太恭人者其有得於古之女教者歟然太恭人年三十三喪其夫生二子皆不育所養前室二女既長適人矣未幾皆亡女適李氏者甫五年又亡其壻嗣子新郁既娶婦郭氏未逾年新郁又亡以新沐之子逢吉爲嗣孫逢吉甫四歲又殤太恭人卒時寡居五十一年婦郭氏年

五十七寡居三十五年李氏女年五十三寡居二十八年而前一年始復以從孫薌林爲主後甫若干歲以太恭人之賢而其所遭處乎人紀之窮若此誠天下所未有也此侍郎之所以允以爲悲而思有以永之也嗟世之婦人之以節著者其身之孤危困蹇容有甚於太恭人者然往往子孫蕃衍特異於人或篤生豪傑達人親享其光美世之人方相與咨嗟歎息以爲造物之獨厚之以爲有志者勸也而太恭人所遭顧如此然則天道固有時而不可測耶抑其苦節淑行既有以自著則一切所謂吉祥善事衆所願欲者皆不足以爲之報耶雖然太恭人之遇窮於夫與其子女而得侍郎之賢以受

恩於朝以養以葬以有述於後其游蒙徹塞不過人世

亘暮之閒而其震耀暴著將與天地無終窮則太恭人之所以處人情之必不堪而泰然不易所守者誠有以自信而天之所以厚之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戲斯可銘已銘曰

人之不臧非天無常天佑節母旣定孔彰當其未定愁端萬方或睨其旁泣然涕出而母不疑不傷不折抑抑其儀勤勤以爲旋而勿勸視其始歸侍郎登朝以母入告翟茀揄衣于邦有耀嗟士大夫眼前之娛有不得意中塗變趨孰謂女貞有此恒久銘以昭之且以貽後

丁濂甫墓誌銘 甲戌

同治癸酉六月同年生丁太僕濂甫以浙江學政卒於杭州先是予主講紫陽書院濂甫以與丁卯福建鄉試還朝過杭與予一相見及濂甫視浙學則予在金陵既而來皖相去益遠予與濂甫雖時致書問相與暄然皆以官事牽率未暇爲深談而時時聞人言濂甫在浙甚舉其職又傳其初至官時所爲訓士約言四章皆簡要可誦濂甫年方强當官勤力自於人皆謂濂甫且大顯而竟以積勞成疾遽卒濂甫既卒其子立瀛等以狀來乞爲銘予衰老多病又刑獄事冗甚久無以報而立瀛兄弟再三趣不已予與濂甫同年同官翰林雖憚爲文字固不能不爲濂甫銘也因取其狀序之曰丁氏故

丹徒大族其先宋太府卿煜以知鎮江軍府事由汴來占籍遂爲丹徒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資政大夫妣某某氏皆贈夫人本生祖某贈中憲大夫妣某氏贈淑人濂甫幼穎異嗜學而尤精於科舉之文年十六補博士弟子二十領鄉薦以家貲助軍興得內閣中書遂中道光庚戌會試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中允大考仍爲編修歷湖廣京畿道監察御史內閣侍讀學士太僕寺少卿遂爲卿歷充　國史館協修

實錄館纂修功臣館纂修戊午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福建副考官四川正考官提督浙江學政卒年五十有三濂甫爲人小心和謹在臺諫未嘗好爲鋒穎然嘗因天象有變

[illegible][illegible]旨飭統兵大臣某又嘗請裁減榷務官及停止直隸

米捐人以爲難及爲主考學政尤以去積弊正文體爲務故所取多知名士其在浙江適當選拔貢士異時學使者試拔貢喜取英俊少年能楷書八韻詩以謂它日館閣選也濂甫所甄錄多績學久困者人益以爲知體蓋予嘗謂　國家百餘年來不復以制科求士士之窮經學古者往往無以自見而朝廷亦不獲眞儒之用惟學政之職三年一舉優貢十二年一舉拔貢其意猶近於淵博誠能將重教官之任使於平時稍稍留心士行而所以考試之亦務略趨於古朝考中第則用之與進士比猶可以得通方之才爲緩急之用顧其法雖未善也而濂甫在浙果能不爲流俗所爲是其可書者已始與予同舉進士武陵楊彝珍季涵德清俞樾蔭甫江甯壽

昌湘帆最能讀書爲古文予心竊好之及散館季涵湘帆皆改部蔭甫一出視學卽罷去予常爲三君者不怡也濂甫方壯年由詞林諫官驟至卿貳又以文學受知遇出主文事所至北踰太行南極閩嶠西略岷峩皆世所謂繁富之區名勝之地及視學兩浙則又東南文學淵藪湖山秀絕寇亂之餘故家書藏往往散出濂甫得以恣意蒐采得宋元以來法書名畫輒手自摹寫以爲娛樂而官又日起有譽予意濂甫必將資見聞之廣益濬其文章之奇以就其業稱其志而豈謂其止於是耶豈天之於濂甫固亦有所靳歟是非予之所能知究濂甫成進士後益自奮爲學而時文尤善予弟讀用其法往往皆取科第予初應試於京師亦嘗爲科舉之學

然未嘗與人言時文以今之所謂時文無可言者前歲在金陵寓要馮詹事䕫雲來相訪偶與論時文詹事極稱濂甫文有義法非時輩所及予益悔居京師八時時見濂甫獨未與濂甫言時文也然則予文烏足以知濂甫哉濂甫諱紹周娶劉氏繼室蔡氏皆封夫人子男三長立瀛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立淦廩貢生候選訓導立鈞庚午舉人而立淦出爲其兄紹韓後孫女三銘曰

山蒼蒼江茲茲有崇其封深其藏有繼起者其世昌

金華王孺人墓誌銘

金華章禮部倬標在京師數與余遊一日造余以有姊之喪告曰我同産之兄弟盡矣而有我姊一人我嬰時藉所倚以有骨肉之愛者也今則已矣以我姊之愛我而不能相待以老我無所以寓其悲將屬於子以爲之銘且曰我姊之爲子也有愛於我父其爲婦也有寵於其姑及其寡也其子藐之以成而亡也凡夫之黨與其子之諸兄弟皆思之以哀而我之所悲乃獨以我兄弟之私也余惟先王禮義之教衰矣世之怵於利欲者雖以兄弟之朝夕相處而不勝其相疏也至女兄弟尤其易疏者也而禮部之於姊如此固禮部之賢爲姊者豈無以致之至聞其所以宜於父母夫家者則其在

兄弟之間可知也嗟乎兄弟骨肉之樂固人人皆有之雖已爲皆有而遂不知其可樂矣乃知其可樂而又時有可悲者焉此余所爲尤悲禮部之言也遂書以爲孺人之墓銘孺人姓章氏嫁同縣王氏年若干而實有子二人某某今皆長文學爲名諸生矣而孺人年五十七以卒咸豐三年某月日也

節母蘇孺人墓表

予與鄢陵蘇菊村源生相識在道光戊戌春夏間將同以選貢應廷試同見棄有司予留居京師而菊村自言當歸養其母不久別去菊村既歸余在京師者八年遂絕不相聞後往來京師又七八年終不得菊村息耗去年六月菊村忽以書來則知其家居奉母如故以餘暇教授鄉里益自力爲身心切近之學奉其母命不復爲科舉予因歎菊村母子之間爲不可及越一月復得菊村書則母六月間卒矣予爲菊村驚痛至不能自已嗚呼予之所爲菊村痛者以方知其母子相依之樂而遽遭此變以爲非意之所有也若菊村則固怡怡於母之側不以一日離者數十年於茲而母亦年七十矣世

之溺於名利之徒恃有顯揚之說以輕棄其親雖未嘗無一日之榮而富貴淫溢反爲憂患者亦往往而有至別離思慮之苦固不可勝言矣而母之賢能不以聲利望其子菊村亦能善承其母之志夷然無慕於世而以日事其親爲悅又能自力於學以求無媿於其親所謂行成於內名立於後世菊村蓋庶幾矣以母之茹苦完節數十年而得於子者如此則母可謂無恨也母王氏年十九歸於菊村之考例贈修職郎諱立誠二十五而寡又二十五年而得旌於朝而以咸豐二年六月日卒年七十例得贈孺人子一卽源生其世系里居葬地與他節行之美有洪某志其墓又菊村自爲之狀已可以傳矣故不復論而爲述菊村之所以事母與母之可以

無恨者俾表於墓所以慰塙村之悲也咸豐三年四月表

曹先生墓表

先生在我邑以時文名邑之爲時文者皆從先生遊然先生自幼精敏讀書目數行尤豪於爲詩至他文章議論皆能有得於古而邑之人顧從先生學時文先生亦樂與俯仰新進少年挾所業湊門下無慮數十百人先生出片言標舉利病人人意滿又善談論有所品第聲價忽爲之上下予讀書城中時見先生日走童奴持小簡傳送諸少年所過諸少年几案間往往積紙盈寸字蟉結若蛇蚓皆先生手書與諸少年言文字也先生年二十餘中嘉慶己卯鄉試即絕有名既而連應會試皆不第最後一赴大挑亦無所得遂不復求仕而益肆力爲詩喜李太白韓退之數家之言瑰偉奇詭變怪

百出至其造於自然往往不煩人力而君有神會理解我瑞乾嘉以來能詩者推我家敬軒編脩及我舅項雁湖先生而先生尤恢傅先生以不應進士舉足不出鄉里故鮮有知者獨青田端木舍人子彝泰順董貢士仲常及雁湖先生几山教諭兄弟深愛之數君者先生師友也予始亦以時文見先生是時先生年尚強氣甚盛日與諸生往來談藝後予游京師八年而歸謁先生先生垂頭童然髮半白矣及再自京師歸則先生已病目不能見客強爲余一出相對惘然問所往來弟子已寂無及門者嗟乎先生以絕異之才不能有所表襮於世徒跧伏閭巷以舊發爲詩即其詩亦未能大見於世然以余所見雖並時諸鉅公享盛名者實亦無以過而邑之

人不足以知之其相與誇號推尚者特先生之淺也然自先生盛時俯仰十餘年間膚學汋佩箭鼓私臆妄倡聲和視先生若頑朽聾物矜生亦嘵嘵無言屏居涸巷老病且孤譏我邑之人無師而不悅學於是益甚更數十年恐不能復舉先生之名也余從先生求久然粗爲知先生者故尤慨然於其盛衰之際敘而書之揭諸先生之墓前固非徒以哀先生而已先生諱應樞字秋槎所爲詩曰梅雪堂集若干卷先生目疾久不愈既復患腳疽遂卒年六十有二先生且卒出藏鏹授其子婦項曰爲我刻詩今其詩刻於家子長士倬縣廩膳生先卒其存者次子某也咸豐三年八月表

鉅野縣儒學教諭李君墓表

今年春廬州城出勦賊數千謀北合連鎮由河南永城折而東入徐州界遂北渡河陷曹州諸縣不十日長驅破臨淸官吏死者數十人而遂來李君本桃以教官攝鉅野先是癸丑之秋賊初擾河南近鉅野上官檄君團練君以民兵擒土賊謝小喜等十八人戮之鉅野遂平又以縣綰水陸衝官兵至擾累民閙出車馬逆因緣爲奸倡議按戶均役無得巧法免民以爲平而事辦至是賊破金鄉以二月二十三日至獨山集去鉅野才三十里有勸君避去者君不從而賊以次日攻鉅野君分守北門賊以是日襲南門入君且戰且反走比及明倫堂猶手刃十餘賊而君亦被重創死比死猶罵不絕口

賊刳其心以去初賊之出廬州也勢張甚由河南至山東復與捻匪數千合及據臨清捻匪與賊隙遂相屠闕臨清城中數日會官軍亦大至賊知不能復北即開門南走稍渡河去已而欽差大臣勝保言官軍躡賊河上盡殲之以大捷聞山東大吏舉祭失地及死事諸官而君得以陣亡例優卹贈某官立專祠於鉅野君字幹堂道光丁酉科拔貢祖某妣某氏父某某嘉慶辛未科進士直隸分巡清河道母張氏繼滕氏繼娶某氏子一可健甲寅十二月表

馬府君墓表

兵部馬侍郎嘗與衣言同在定遠軍中又同官安慶及攎撫浙江衣言來主書院又相聚於杭州侍郎官益貴禮益謙事益縶氣益靜與衣言語嘗卹卹慮民疾苦或不上聞州縣吏或便文自利視其衣服起居與軍中無甚殊自東南賊平士大夫或盛輿馬飾廚傳脩承平故事馬公獨適飾所屬守節儉吏或拙訥實心為民即陰護持之或鋒穎橫出治皮毛即深臏熟視不交一詞衣言竊窺之以謂馬公賢者然濡染漸漬必有所自非其師友即其父兄既而侍郎以贈公府君之行狀命衣言為文將刻之隧道衣言既為之銘矣乃喟然歎曰於戲懿哉此侍郎之所以賢也其淵源在是矣蓋自公高

大父父子仍世武科至大父葬縣府君始起家爲儒而尤以忠厚爲家法公自以承祖宗累世之澤尤孜孜讀書行義其在家事父母事伯兄兄亡事孀嫂無一不出於誠其於姑姊妹及期功親屬無一不出以厚其居鄉里遇人能寬處積逋能忍處困之能疏于財及侍郎第進士爲安徽知縣則益勗以廉愼節儉無煩刑無苛斂無始勤終怠侍郎官日起公常以盛滿爲懼常鄉居布衣徒步遇征徭馬氏常爲衆人先淸澤之人不知公爲貴人家也昔孔子孟子嘗言善人而太史公班孟堅之書嘗言長者如公可以當之矣而衣言又以爲有公之賢固宜其有侍郎而有侍郎之賢亦益可以知公蚩非世俗施報之說而仁人君子之生亦必成於教也先王之

時士皆世祿而公卿大夫之適子無不養於大學豈非學固無以成其材今日非無所謂世臣矣而綺紈酣豢昏靡頹敗反不如服習儒素者之可與有爲志氣衰於富貴而仁義生於淡泊其理固不易也而寒畯之士非其志之素定術之素講則又往往牽於利欲以陷於不肖之所爲以枉其才然則天下之民其將何賴而有治世用人之責者又將安所從耶嗚呼學校之教衰則父兄之責重矣觀於公之躬修質行與侍郎之篤守家法亦安得不令人思慕也哉故衣言既銘其碑又特著而出之將以爲世風勵而非徒侍郎一家之美也

同治丁卯孟冬表

龐先生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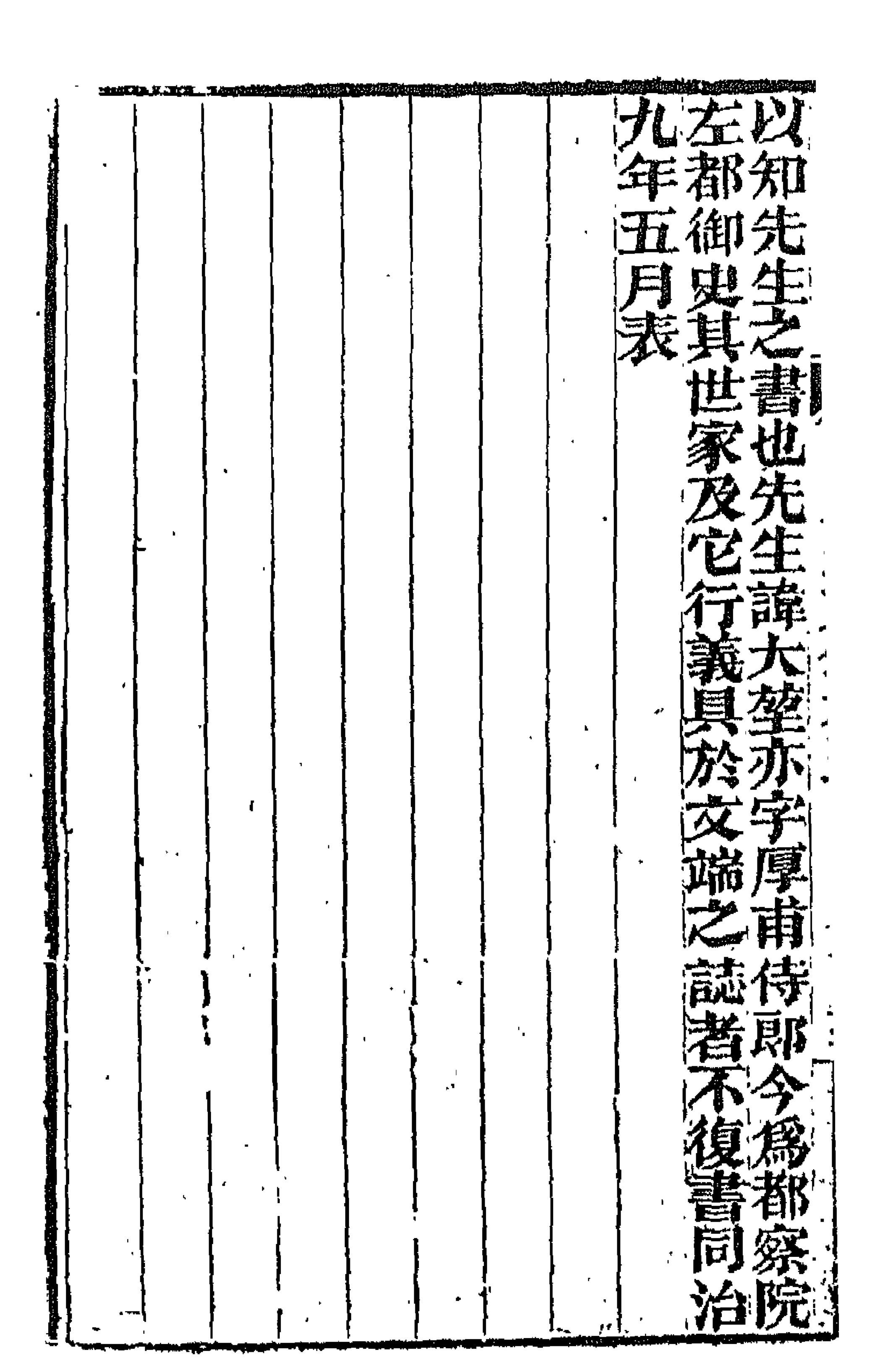
道光之季常熟有經師曰子方龐先生以舉人官終國子監學錄而以子鍾璐貴贈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其卒也宰相翁文端公爲之銘同治戊辰衣言董至京師侍郎以狀及文端公之銘來屬表於墓上以衣言與侍郎甲辰鄉試同榜也先生自祖父以來以治經世其家至先生益能博通諸經既舉鄉試久不第進士故於經益明諸經皆有論著晚年乃獨專心說文其於音韻之說尤自喜也先生之言音韻曰不明等韻不可以讀書不明古韻不可以讀古書古音自崑山顧氏以經典用韻合之說文諧聲分鄭庠六部爲十其義始明婺源江氏演之而加密江以傳休甯戴氏戴以傳金

壇段氏授受相承源流一貫若曲阜孔氏若高郵王氏皆有所發明而諸家分部互有出入者以入聲配隸無準耳入聲有正紐有反紐今音多從正紐古音多從反紐戴氏聲類表作於段氏音均表之後實足糾段之失集諸家之大成惟今音古音相閒錯出猝難了晰猶爲未成之書故用王氏說別出緝盍爲十八部第一部歌戈麻分支齊佳第二部魚虞模分麻其入鐸陌昔分藥覺麥錫皆喉音第三部蒸登分耕第四部之咍分皆灰尤其入職德分屋麥第五部東冬鍾江第六部尤侯幽分虞蕭宵肴豪其入屋沃燭覺分錫第七部陽唐耕第八部蕭宵肴豪其入藥分鐸屋沃覺麥錫第九部耕清青分庚第十部支佳分齊其入麥錫分昔皆鼻音第十一

部眞諄臻文殷魂痕先分刪山仙第十二部脂微齊皆灰分咍祭其入質術櫛物迄沒黠屑分薛第十三部元寒桓刪山仙分術第十四部祭泰夬廢分霽怪其入月曷末薛分黠屑皆舌齒音第十五部侵覃添咸凡分鹽第十六部緝合怗洽之分葉第十七部談鹽銜嚴第十八部盍葉狎業分怗皆脣音祭無平上聲緝盍無平上去聲陽類陰類各九部陽奇陰偶兩兩相配一從陸氏灋言所定爲正紐一從顧江戴王氏所定爲反紐其轉音之法有五一正轉同部者是也一遞轉同音者是也一對轉同入者是也一旁轉相比及相生者是也一雙聲同母者是也先生又謂欲明古音必先究唐韻乃可定其分合因取徐氏鉉所引孫緬音切參以徐氏鍇

之篆韻譜按部排纂爲唐韻輯略五卷備考一卷又以說文正字按部排纂以聲相統而別出其流變之字爲形聲輯略一卷備考一卷又以說文諧聲經典用韻合之唐韻按部排纂以紐相承而表出其分收之字別收之字爲古音輯略三卷備考一卷其論等韻則謂字母三十六爲天地自然之音不可增減不可移易取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參互考訂合門法爲八分十六攝爲六十一圖以唐韻廣韻集韻五音集韻及玉篇篇海之字按紐排纂附注切音爲經緯圖以提其綱爲略例以舉其凡爲備考以盡其[illegible]又推[illegible][illegible]篇廣韻皇極經世之論音以暢其說又推之[illegible]竺西[illegible][illegible]經十二家之譯字以盡其變爲等韻輯略三卷凡先生所爲音韻

之說如此嗚呼何其博耶蓋文字訓詁之學至於今日可謂極繁而其互相是非各爲一說者訖未嘗有定論諍辨之說又文字之一端然自顧氏首言古韻十部其後江段氏遞衍爲十三部十七部至王氏又廣爲二十一部而同時莊氏述祖張氏惠言又有十九部二十部之說近時學人乃有推廣爲二十三部二十六部者則其說蓋亦有所未定然世之論者以謂後人之說未必能越前人之範圍而遞致其精前人誠有所未備也亦如今日說經家言第廣存之以俟後人之自擇焉可矣先生音韻之學其用功之久至於如此後世言古韻者不可以不知之而其書之多世或不能盡見故特撮其大恉表而著之庶後之人有所考焉惜乎予之薄陋不足


以知先生之書也先生諱大堃亦字厚甫侍郎今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世家及它行義具於文端之誌者不復書同治九年五月表

宜春劉氏石筍坑墓表

戸部山西司主事宜春劉君湖年四十有一以道光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官京師又二十年而其配巢恭人年五十有五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卒於家君卒之二年而巢恭人以其喪歸葬於其邑某鄉石筍坑之原又二十年而其子前甯國太守方蕙以巢恭人合葬於君之兆又三十年而太守始以君及恭人之行治求表於墓上蓋君自幼穎異有志趣爲諸生時恃授徒爲食不以貧故妄有所取既得官則益務刻苦自厲在京師未能具車馬日徒步詣署坐曹治文書勤勤若弗及當是時錢唐魏成憲在戸部有能名顧獨善君大臣常倚君及成憲辦事既而君主鑲藍旗見審以兩月

中決宿案三百數十事大臣尤才君而君已積勞成疾既而中痠遂不起君之卒父母皆年過七十有二子才數齡巢恭人則閨戶守節躬操作以嘗甘旨而教二孤以學自君在時常憙急人之困及君卒巢恭人用君志雖饘粥不繼而於鄰里族姻不爲絲毫計惜其後二老人皆以耄年終二子者亦皆長成向學而巢恭人旋卒矣蓋宜春之劉嘗仍世讀書仕宦至君祖父則不振者逾百年及君以文學起家中嘉慶庚午鄉舉己卯進士嘗官暴有名人咸謂劉氏且復大顯而君亦慷慨自喜欲爲經世有用之學不謂其無所施而遂止也君卒後垂五十年而巢恭人所教以學者其次子始以副貢從軍積功閱至安徽候補知府以久次一攝太平一攝甯國

方蕙也君爲戶部時階官已爲奉直大夫巢恭人已爲宜人及太守爲甯國始得贈君爲朝議大夫宜人爲恭人此太守之所爲自恨不遂而懼無以爲君與恭人慰也夫士之欲有爲於世而不獲自信其志非自今日始矣而顧有無所挾而詭得之者人亦莫之責也至於困頓隱約固宜獲報於子孫而驕溢淫恣以辱其先者蓋亦不知其幾而天之於人又有報之愈遲而其發愈光者則於君又何恨焉軍興二十餘年政弛而賞僭士大夫乘巇鬬進輒躐資序或上下羣萃至瞪目熟視不可辨識而太守與予始相見於安慶已四品服今又十年復相見於金陵四品服如故多於予者獨一孔雀翎耳然則驕恣之患我知免矣於所以慰君者又何懼焉而太

守又與予同中順天己亥副榜則君與巢恭人之事固予之所欲著也君字韓門號月生長子嘉紹邑廪生候選府經歷女二皆爲士人妻孫六曾孫二其系世自出則有誌其墓者予不具書同治壬申十月表

蓋竹山阡表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我顯考通議府君妣丁太淑人既合葬於祖塋之次又三月其孤衣言始得具其世譜次其行事以表於阡以示我子孫曰嗚呼府君與太淑人同處困約之中攻苦食淡躬自勤厲以締造有家七十餘年如一日其所以佑啓我後人甚大且遠衣言兄弟不肖不能有所設施於世以光大我先人之志而使我先人之隱德遺訓湮沒弗彰則不孝之咎滋甚抑我子孫曷有賴焉府君姓孫氏其先五季時有自閩長溪遷居瑞安之盤谷者諱惟睦惟唯五傳至宋紹興辛未進士叔傑知沅州嘗以兵奪猺所侵地十三栅始見於史其後有諱善者當明之初自善以來世始可紀

黌生士耕士耕生秉誠秉誠生伯厚伯厚生濬以輸粟授宣義郎而家始大宣義生叙叙生名世始以鴻臚寺序班官於朝鴻臚生光萃光萃生肅壽肅壽生我高祖諱奕法高祖生我曾祖諱其鎏曾祖生我祖諱祖鐸貤贈奉政大夫累贈通議大夫祖妣項氏貤贈宜人累贈淑人先是鴻臚君五子四爲縣學生至我祖贈君乃復入邑庠爲名諸生生一子府君也府君諱希曾少名廣欽又名省欽字貫之自號曰魯臣邑增廣生誥封奉政大夫累封通議大夫元配項氏繼張氏繼胡氏皆誥贈宜人累贈淑人最後娶丁氏太淑人也府君連三娶偶皆無出而太淑人生三子二女長子衣言庚戌進士翰林院侍講江南安慶府知府署廬鳳潁兵備道即選道次

鏘鳴辛丑進士翰林院侍讀學士次嘉言附貢生女適陳一標附貢生候選訓導任鳳鏘附貢生孫八人詒穀德培詒讓德瑚德楨德懋德煒德巽詒穀爲縣學生以禦賊陣亡予優邮而德堉十五齡殤今孫六人孫女六人曾孫女二人府君生於乾隆丁未八月初五日亥時卒於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子時壽七十有九丁淑人生於乾隆壬子二月十五日子時卒於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戌時壽七十有四其葬在本邑二十五都茂德里蓋竹山西北直所居二里而近嗚呼府君與太淑人隱約里巷固非有奇偉卓絶之跡可以震襮於人人然其勤苦自力斂退之節我子孫百世不可忘也府君年二十三而喪父奉母居山中務農以爲養日辨色興

即料檢內外至田間畜牧耕穫必躬爲要約不以頃刻自暇逸而太淑人連舉衣言兄弟及大妹每晨起襁一子抱一子就廚下執炊夏日汗涔涔循背下衣常半溼僮指欲不淑孝歸太淑人必手自練治紡績未嘗以任人府君始窮空至中年有田百八十畝歲糶出穀必手選乾潔嘉慶錢別議之以應官賦未嘗後期會不飲酒不事佛不爲禨祥祈禱而以訓誨督諸子極嚴不妄費財而延師未嘗惜厚脩其居鄉未嘗輕入城府及居城未嘗一見官長府君至老未嘗畜僕太淑人亦至老未嘗畜婢衣言兄弟既服官府君太淑人受

兩朝恩寵然自奉未嘗稍加於曩時見人聲氣未嘗稍

目與人亦未嘗見其有異也蓋昔之言人先德者常稱其

爵位之隆與事功聲望之美以爲可以示後世自衣言思之爵位之隆賦於天而不可必得事功聲望之美遇時而後有者亦非子孫之所能效也求之而必得可以爲法而傳後惟此勤儉醇謹之家風而已矣嗚呼我孫氏自宣義府君以好義輕財見稱前世至我祖贈君復以能施予聞而府君太淑人以儉德承之以有今日此固我子孫所當深思也衣言兄弟親奉父母之教未敢失墜後世子孫其勤身刻志以耕先人之田乎抑奢靡逞欲以敗德乎其闇闇默默以自全乎抑赫赫隆隆以速滅乎其寬洪惇大以益綿其傳乎抑苛刻纖續以賊人而自賊乎此府君與太淑人無窮之慮也我子孫其惡可忘之然則衣言所爲不敢任其湮沒而不彰者豈曰

以示世之人哉凡以爲我子孫告也同治五年六月孤子表
言表

亡兒貽穀壙志 壬戌六月

兒少而黷寡言笑與人常若不歡及長織嗇喜生殖始爲諸生卽棄科舉業而多聚兵書予頗憾之咸豐十一年八月平陽會匪數千人將爲亂先焚予居署巡道志勳署守黃惟誥戕於平陽令翟惟本言郡邑小人通賊者爲虛辭恫喝不敢言用兵後八日遂破郡城大掠而去予兄弟奉父母避永嘉山中攜兒俱去然兒憤甚誓滅賊居山中數日鬱鬱不樂復以其妻子歸予久居山中兒屢致書陳大義予以事尚未可屢止之已而福建記名道張公啓煊以閩師千人至郡予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山中出與張公謀辦賊越五日而賊圍瑞安甚急閩師無餉不能行兒自募台州勇二百人以先

瑞安鄉民聞官軍至則相約殺賊賊死者數千人遂解去於是圍城十日矣張公頗壯之用爲前鋒台州勇無餉旋罷去兒獨選所親數十人從張公十六日兒以所部十六人破祇陀山張公進次程頭復連破旁近諸賊巢明年正月二日破石步後二日遂破金谷山會匪平兒之從張公常爲大軍先既而粵賊由處州入居青田白沙嶺路通瑞安兒以所部防嶺者八之二月十四日予奉父母歸自山中兒亦以是日歸方遣所部休去而賊忽以十六日度白沙嶺時閩師猶在平陽兒夜召民兵爲禦賊計明日賊益深所部返者才三人而新募湖石勇適至遂率以行遇賊于桃溪斬數人賊稍卻同行者欲食而追賊兒不聽獨以所部進民兵從者千餘人兒

由間道據大嶺而賊已先奪高峰擊之不能及兒與民兵約僞退以誘之民兵望見山上兵卻則潰去兒復還所親勇士潰兵獨一勇黃勤從而賊大至兒且戰且走被重創遂死勤亦死後四日得其屍於廣濟寺之前屍傍一矛已中斷矣兒在兵間常與士卒同寢食士卒甚愛之然喜輕敵兒賊卽嬉笑予居山中時兒以捷書聞予輒戒之曰汝始從事戰陣而易之兵家之忌也破祇陀之明日張公與兒約進兵以辰而兒遲明行敗於碧山予聞敗爲書戒之曰汝果不用我言然苟此於兵事嘗有進此汝之福也又爲書貽二弟及張公曰此兒膽氣可爲異日用然必無使遠離大軍而兒竟以輕敵死嗚呼會匪之初山澤無賴之賊耳及其萌蘖痛折斷之甚

易而一時文武陰拱坐視莫敢端言爲賊及患之既成猶逡循回避便文自脫其甚者至於棄城逃死若鳥獸走而粵賊之據處州先後垂一年矣監司鎭將未嘗一爲境外戰守計及其破青田窺瑞安官亦未嘗發一兵獨兒以數千南畝之民耰鋤白梃首捍其衝而遂以身殉也嗚呼可哀也已兒之初出討賊于及之二弟稍稍禁制之輒面赤不言其婦在城中嘗遮留之遂不與婦相見蓋兒志良苦也其後會匪平兒所斬殺數百人爲少讎其志矣而旋以戰賊死兒死之次日張公破賊于雷橋後三日賊盡滅而兒已不及見嗚呼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兒名詒穀字稷民其死年甫二十有五有二女瘞在周湖之旁爲之銘曰

余初謂汝其鈍庸而不謂汝能以戰爲忠執干戈以衛社稷昔夫子猶謂汪錡之匪童汝固知生之不足惜而志之不可以不死彼選懦畏避以苟活者曾不若蕢土與蟻蟲附汝之死也乃有後世之榮嗟乎子又何所爲怨恫

孫烈女墓表

烈女孫氏壽州人父曰拔貢生錫嘏幼許字同里方氏子曰長慶道光庚子長慶死於是女父母皆先亡獨大父在其兄嫂知烈女性貞果戒無言壻亡積半歲戚鄰有泄其事者女聞之入室大慟女兄嫂急往勸慰則已毀容去飾誓必死自是遂不復食女大父老矣甚憐女日拄杖入女室慰諭女惟伏泣無所言長慶母趙與女母兄弟也亦憐女甚密具糜飲往視女撫女手其熱可炙不覺失聲哭女微笑曰母何悲兒自樂死不苦餓也母亦為好言慰諭即出糜湯强之飲女色變推覆其湯席上母知女終不可活哭以出凡絶食十四日而死道光辛丑七月某日也距長慶之死百九十日年甫十

九壽州知州許道藩以事聞大府得旌如例後一年與長慶合葬於方氏祖墓烈女事桐城徐宗亮既為之傳其文甚善予無以加之然予讀烈女之傳至其自言樂死而不苦錄未嘗不為女悲也雖然自古忠臣義士所以能捨生以成仁者其心皆非有所苦也烈女之於長慶惟必出於一死而後卽乎其心之安則宜其所樂之在是矣而為烈女悲者烏足以知烈女乎然而世之酣豢於富貴利達以犯道義之不韙者顧樂此而惡彼也又何論於生死之際哉

李烈女墓表

烈女黃巖李氏名德音父恩貢生苑西母夏氏年十八許字臨海王曰釗年十四辛未四月曰釗以童子試赴郡患痢歸旣愈而復作遂加劇女父母日遣人問視而曰釗病殊不可爲女頗聞之矣八月九日人自壻家來微言曰釗殆旦暮死昏絕者屢矣女聞之遂仰藥以死初曰釗病時王氏請迎女女子許嫁而翁姑壻或病往往不俟期遣女行冀可愈病者我浙俚俗間言也至是王氏以爲請女之母曰翁姑病可也今壻病恐不起奈何女聞之而疑懼故爲先死計是日女入室扃戶去簪珥更褻衣以酒和毒藥飲之其嫂趙聞女室中有聲頗異急入視之則已不可救女旣死而是日曰釗之赴

亦至蓋同時於是日劍年十七女年二十一其明年三月壬氏以女喪歸與曰劍合葬於某山之原而浙江巡撫以烈女事聞於朝旌如例女之兄孝廉紹衣嘗從予學壬申之春紹衣來視予金陵述其妹事曰妹少粗讀書性靜而剛不可迕家人中獨與紹衣尤友愛妹既死母頗悔恨其言曰使曰劍病時我卽聽汝妹行汝妹可不死其急於求死蓋恐我之溺愛之而不得行其志也紹衣述母言尤以爲悲予謂於先王之禮未嫁而壻亡女可以無死至母之不許以行亦非謂其卒不可行也況其時曰劍固未死乎然而天下事以濡忍觀望而至於潰敗不可爲者亦多矣女之志在於不欺其夫至逆探其父母之意而捐生以自全所謂善成其志者也士大

夫立身砥行其艱苦困迫固不至於如女之甚卒其所建立者何如也嗚呼如烈女始可謂之有志者哉

季烈女之事其兄紹衣爲之狀而孫烈女子識其夫之從弟希孟故兩烈女子皆欲爲之文久矣以事冗未遑暇也今年春提刑淮南北奉　命入覲而紹衣從予行至宿遷道中大雪止逆旅中檐冰下垂尺許寒凜凜逼人紹衣曰今日先生無事可爲我妹墓文矣遂爲書之復取徐君所爲傳摘其大略爲孫烈女表一篇昔歸熙甫在舟中爲陶氏二烈婦墓誌自謂如嚼冰雪予之爲文未能效熙甫若二烈女之節其視此冰雪何異也正月二十八日記峒嶠客次

梁先生墓表

自予爲兒時常聞邑父老言嘉慶間貪吏某某吏蓋在數十年前及稍長有知識所見瑞安官類無甚短長其良吏曰廬江劉公禮章楚雄孫公源其貪者曰無錫楊某庸者曰滇南孫某而尤貪妄無狀曰桐城馬壽華壽華初以軍功得瑞安而其同時從軍周某者適爲溫州守與令比勢益張務爲狠戾以毀民民抗不服則據堂皇大言曰我即知府知府即巡撫民噤不敢言但時時偶語呼馬賊壽華在瑞安守方責民捐輸給軍壽華緣爲奸民羨上旨者不肯輸壽華怒訟師某方爲令督捐輸尤嗛上旨欲借以立威即嗾壽華自往督既行而聞鄉民將旅拒潛脫去壽華至鄉民數十人譁言捉訟

師壽華大言如前民益怒挾以如姜氏勢而圍之牛宮強飲以便溺壽華迫求訟師則已不知所之窘甚哀號乞免即自服勒捐狀爲左證以予姜姜縱之歸歸則哭以訴於周周立舁楚覓五百人以行遂燔姜氏村近姜所居十餘里民多殲焉民羣訴之朝馬端敏公方撫浙大怒逮壽華有邀庇之者僅褫職去壽華在瑞安所爲多類此壽華去後十餘年瑞安民言及壽華猶戟手呼馬賊梁先生宰瑞安在道光十七八年間先生廣東三水人由癸酉舉人爲教官由教官薦舉爲令浙江既來瑞安知瑞安易治遂無所事事先生故工詩夫人李氏名家女亦善爲詩先生夫婦日閉閤吟哦相唱和時予兄弟猶家居黃比部宮庶兄弟方成童先生尤奇予兄弟

及二黃常招入縣齋飲酒談藝已則閉閣吟哦如故若不知
其爲瑞安官民亦若不知邑有梁知縣也瑞安故應齋生
又不言錢官益窮邑賦法嘗先以庫照與吏吏視民貲劣給
照徐受其賦而自取子錢爲官輸先生既寬厚長者吏頗玩
訟師某即紿先生爲官任催賦如庫吏請多與庫照先生信
其言出鄉書授訟師已而被檄攝平陽訟師輒盡沒所得錢
而官先出庫照非例訟師有所持徼反脅先生莫能如何益
困及在平陽窮益甚予適自京師歸見先生平陽先生自言
狀予曰京朝官皆言州縣有錢先生何至此先生大笑曰太
史公不知州縣苦耶即相與論詩不復言徼論訟師事但太
息不言既又調永嘉永嘉故脂膏地先生爲之困如故最後

調處州縉雲縉雲山縣尤苦先生爲之亦如故不久遂卒嗚呼州縣吏天子所恃以牧民民所恃以爲父母者也故爲州縣者嘗欲有爲於州縣以爲民之不能忘也而以予所見官之爲暴於瑞安者至於數十年之久民之思之若茹毒負刺雖欲釋然忘之而不能則當其時而官與民兩相忘若梁先生者其無事之爲福大矣夫官本不可以忘民民本不忍於忘官人心之同然也至於官惟恐民之不能忘而民亦愈不肯忘則官之情變矣而民之情亦窮而無所之矣嗚呼此豈獨我瑞安之患哉先生在瑞安嘗以識予兄弟及黃宮庶爲壽時時言諸人黟名士程君鴻詔爲先生墓文嘗著之其他事亦皆具程氏誌予不復書而特詳言瑞安官以爲爲令者

戒也先生字一峯所著詩曰不欺室集李夫人詩曰茗薌室集今其幼子葯洲太守重刻之皖中訟師某後爲馬令督捐者也葯洲言及瑞安事猶以爲恨云甲戌十二月安慶大龍山房書

袁篤臣墓表

嘉道以來天下無事久吏治日趨於文達官大僚務貫倨爲威重綦下望風而靡外官尤甚及咸豐軍興吏道益雜望彌輕體亦益卑自兩司至道府階級稍殊則儀制異甚凡趨蹌應對及班行次序苟毫髮有不合輒顏色立變或羣齮齕之使不得出氣而後已於是輕儇者投隙競進而嶔奇磊落有志之士困矣予友袁君篤臣以高科爲曹郎喜讀儒書有志於經世大事尤慕其鄉先輩呂寧陵湯睢州之爲學束身自好不肯苟促隨俗已而奉　特旨發往山東以知府候補當是時關中閻公爲巡撫稱當世賢者極欲革靡風而承平痼習猶在牢不可解篤臣在山東數年以功得道員道府皆

四品而儀節殊異凡公事期集不同次舍由知府得道員當綴兩司班後然必逡遁再三俟藩司再三請乃敢即次以爲謙讓有禮篤臣在府廳班久已鬱鬱及是不俟藩司請徑入班坐藩司某深嗛之先爲道員者亦慍遇事與齟齬而篤臣素氣盛好論議無所回避同官益不喜所以陵折之萬方篤臣久始覺已無可如何其後上官數易人皆知篤臣才而無一人右篤臣者篤臣傑然處羣關中益寂寞無與語欲棄官去未能堅決而馬端敏公由浙撫擢督兩江遂奏調篤臣來兩江差遣是時予亦以端敏公疏起先至金陵後數月篤臣亦來篤臣既得端敏公則意氣益發舒知無所不言端敏公尤傾下之初端敏公虞楚軍不可獨用奏調淮北舊部將召

標兵三千置營金陵教練之卽以爲臣謚護諸將復令赴上
游疏通官鹽爲臣能洞見利弊有所罷行端敏公無不以爲
善其大指在簡易核實無文具爲臣旣爲大府理資客輻輳
日盛而爲臣獨嗜就予予亦樂親爲臣間數日一視爲臣卽
出所著書視予多切近中理如呂叔簡薛文淸兩家之言爲
臣好論天下事視同時人無甚當意者予嘗微語之曰以予
之才無所不可然宜益就謙深以觀世變必是非可否之理
盡於吾心而後可以決爲而無悔否則浮動傾仄之徒將有
以中之爲臣以爲然越明年七月端敏公遇賊暴卒金陵城
中大擾予方提調鄉試將入闈卽語諸淮將曰各速歸守壘
備非常徒效兒女子聚哭幕府無益衆愕然獨爲臣以爲是

文謂篤臣曰今賊幸就擒宜及其惶遽未定嚴刑掠治務得其本謀若稍縱示賊易與則玩不吐實矣篤臣尤然予言其後治賊者卒惡言用刑獄遂不能竟已而　朝廷亦以爲疑出大臣覆治大臣至欲用尋常殺制使例爲速了卽弁撤予暨篤臣同讞冀無他言予復語大臣曰賊旣承爲粵逆黨矣倖脫不誅死復敢爲此與叛逆何異今卽不能鞫得實宜亟常例用重典東南大亂初定不可遷就損國威大臣尤不悅卽具獄欲奏上予遂不書諾篤臣亦不書諾當是時獨篤臣與予議合端敏公旣卒文正曾公再督兩江素賢篤臣令治營政如故及文正公卒香山何公權總督尤謂篤臣幹力無習氣旣而予由鹽道擢皖臬卽奏以篤臣署鹽道予旣來皖

篤臣時時寄書相策勵人由金陵來皆極稱篤臣治狀游子六州李公來制兩江文正高弟而端敏同年也予謂篤臣雖不得端敏公然上官相繼皆賢者其必有以盡篤臣之才矣而竟以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卒嗚呼此豈獨篤臣之不幸也哉篤臣諱保慶河南項城人前漕運總督端敏袁公諱甲三其伯父也始予與袁公長子保恆爲同年進士即聞篤臣名及在杭州書院馬端敏公方撫浙言當世人才必以篤臣爲稱首旣同官金陵篤臣以兄事予予亦弟視之每與論古今治亂之故及當世利害篤臣痛切言之常見其大體予有過篤臣未嘗面從或上官所行不當篤臣必力諍改而後已予益以賢篤臣而尤歎馬公爲不可及也嗚呼篤臣徒以愛惜氣

節不妄爲謟而人之嫉之至於羣出死力以排擠之必使不安其位而後快旣從馬端敏公則道義之交合矣其才旣大白於一時而其後上官又皆知而欲用之矣而竟不得少有所施以卒然則天之所好其亦與今之人者不甚相遠也耶是不可以知其故矣今天下之事固非飾虛文爲媚好者所能辦而有志自立以求有爲於天下者天又不使盡其用則天下事又將孰爲之耶故曰非獨篤臣之不幸也篤臣旣沒總督李公疏列其治行請附國史袁端敏公傳且請附祠於陳州臨淮　天子特允其請蓋前所未有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已同治甲戌十二月瑞安孫衣言表

蘇菊村墓表

道光戊戌予應　廷試至京師菊村方主汪戶部孟慈予因孟慈識菊村時時見菊村獨坐斗室案上圖史錯雜僅留隙地置筆研心竊好菊村既而出示所爲雜文尤簡古有法予二人游日密既黜於　廷試予留京師而菊村以母老思歸來就予別予輒爲詩四章以處其行菊村既行絶不通音問咸豐三年六月菊村書來則知自庚子試後不復應舉而奉母耆書甚樂後一月又得菊村書以母喪告予既美菊村奉母之久而閔其失母之遽也又爲文表母之節以慰菊村而未能寄也同治八年予在金陵同官孫君育均其鄉人也問菊村則無恙甚喜既而得菊村書則自言抱羸疾已二年日

益加劇冬寒忽不得活而以所著記過齋書五種及其門人王心所爲言行略見寄屬爲銘墓之文其言甚哀切已巳九月十四日也讀其書則前所贈詩及母墓表皆在嗚呼如我菊村者方超然於勢利之外以自樂於名教之中內則無疚於志外則無慕於人其不見知而無悶固無取於後世之名而名亦不足爲重也而顧汲汲焉欲有託於文字者殆以平生所學既自得之又欲世之皆能得之以同趨於聖賢之歸古之君子者皆自見其意存行如此其爲世甚重而其自爲甚輕也而豈知予之不佞不足爲菊村身後之託哉菊村蘇氏諱源生字泉沂世爲鄢陵人祖泰妣某氏某氏父立誠妣王氏菊村自能讀書即有志於聖人之學幼喪父而事祖母

劉孺人母王孺人尤以孝稱年二十二劉孺人卒菊村居喪務守古禮不苟徇世俗既而王孺人病菊村不解衣帶者二月復刺血爲文以禱母壽愈咸豐壬子王孺人卒菊村幾不勝哀自治喪至卒葬一如劉孺人時鄢陵人始知有喪祭禮是時嘉興錢先生儀吉主大梁書院通經大儒也尤喜與菊村論學其後菊村亦主鄢陵書院教人一以朱子法又刻陳北溪呂新吾薛文清陳確庵諸家之書以授學者學者多化之菊村名既益重諸公貴人下至守長人人傾慕菊村而菊村守已嚴甚未嘗輕於一見有干以非禮卽拒弗納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郡邑將以菊村應力辭之其後又有薦者　詔以教諭用亦不赴也而事或關繫民間風俗利

書必盡言之不爲苟止有所箴諷建置常可垂後爲法蓋菊村之行義其大者如此其它事弟子記之甚詳又其所自爲書已備天下後世必當傳之無待於予言也蓋後世儒者之學莫粹於程子朱子而自程朱在時世之浮慕之徒已有竊其似以爲利者世因以此爲道學病中州風氣朴厚又承甯陵容城睢州之遺教士往往好學自立勝於他州道光咸豐間李文清公倭文端公尤稱賢者予不及見文清而與倭文端同直書房者二年其闇默自信世莫得而窺也其後二公相繼爲宰相位益高望亦益重而世之言宋學亦彌衆然大抵與浮慕程朱無異嗚呼必如我菊村始可謂之儒者歟菊村以予別久所爲又絕遠徒以虛名有取於予文使其日與

予處親見其衰憊無憀與言行之不相顧且將擯棄之不暇其肯以身後之事爲託哉顧予私念與菊村爲三十年之交以數千里之外承其疾病垂絶之言而竟不能少有論著以見菊村之志事則予之負疚也深矣故因循六年遲之又久卒爲之文以報菊村使菊村而無恙文之有當與否菊村自能命之如其不然則其平時道義之交與高第弟子如李君濟羣君允之王君心王王君汝霖皆當健在幸與菊村二子持予之文詣其墓下焚以告之以明予之無負菊村而已而非謂不敏之辭果足爲菊村身後之託也菊村與予同爲丁酉拔貢後嘗一中庚子副榜娶同邑王氏先卒繼室以長葛張氏生子志善側室亦張氏生子志和其所爲書曰中州文徵

五十四卷鄢陵文獻志四十卷而所謂記過齋書五種者曰省身錄十卷大學臆說二卷文稾二卷貞壽堂贈言一卷師友札記四卷皆已刻未刻者曰記過齋札記若干卷書目三卷而最後所著中州學案蓋未成云光緒改元正月十八日瑞安孫衣言表

奉政大夫升用同知直隸州准補湖北松滋縣知縣劉

襄陽縣知縣黃君墓表

子幹名家子道光戊戌己亥間宜黃黃侍郎以言事驟貴爲天子所倚嚮賓客趨勢輻輳諸子弟或炫服美車馬歌酒徵逐而子幹師山陽潘德輿東鄉艾暢友建甯張際亮漢陽葉名灃高郵薛延魁由阜孔憲彝輩六七人攷古論學爲唐人詩寂寥閒絕門亦從予正陽門外小巷敝屋几榻不能具子幹來輒移晷始去如是者數年後十餘年子幹以舉人爲令湖北遂絕不相聞又十餘年予提刑來安慶子幹之子宿松令傳霦來見視其狀貌矣語子幹也於是子幹卒逾十年矣子幹諱秩林中道光癸卯順天鄉試充右翼宗學教習以知

縣揀發湖北攝襄陽又以捕賊功得升用同知直隸州奏補襄陽格於例改松滋未上以母憂去襄凡在官十有八月服未除而以咸豐十年五月卒子幹初之官布政使馬公秀儒方主饋餉在襄陽子幹佐其事而土賊數萬圍郡城官軍擊之退復追敗之南漳武安堰都統巴揚阿將乘勝屠之鄖襄道羅公遵殿持不可遣人諭之降賊許降而懼不果出羅公以問子幹子幹曰賊懼而降勢也降而懼亦情也無它計必矣公果親往某當爲公導問用勇幾何曰十人足矣多則滋疑羅公有難色遂令子幹獨往子幹疾馳抵其巢越日降者二萬人已而都統移師觳城留勇目陶洪順鄧玉材以兩營守武安堰居民閧子幹輒撫定之羅公以是奇子幹請於巡

撫由是攝襄陽巡撫者益陽胡文忠公也北鄉勇目王四旺顧三彪亦降賊也悍而黠都統軍黃州檄令以百人赴營而其黨蔡連秀率所部九百人行在途與它勇鬨四民洶懼子幹聞報卽單騎渡江從者扣馬諫子幹曰疾去幸無事卽有事令能避耶至則刀矛環列馬首子幹厲聲叱之且責遽令狀皆跪伏遂與約以四百人行竟其事無敢譁者是役也人尤以爲危胡文忠公益奇之然竟以銓法不得爲眞令子幹在官日旣淺猶以其暇決滯獄聯保伍課士鹿門書院使其久爲襄陽可紀者豈止是哉軍興三十餘年吏道日雜益甚一布政使所屬州縣無慮七八十爲士人者不能二三椎刻以自私取其餘以餌上官而求固焉何怪其播惡於衆也雖然

道光二十年以前未嘗厲疏財也未嘗有武功爵也賊之萌牙在粵荒鄙因循觀望以成其患至半天下當時所謂督撫豈皆非士人哉仕而不士與士而不學特治具文飾異耳於天下大計無與也子幹在京師與我輩游恂恂柔謹如處女及其臨事決機山立川動它人四顧卻退子幹視若無事此豈不學而能也哉初襄陽亂既定羅公問用何術子幹曰持之以誠應之以不擾無異術也羅公深歎息之嗚呼此可以見我子幹矣子幹之卒年甫四十七子一郎傳燾女二程其珪萬啟還其壻也孫三孫女二以同治元年葬崇仁漚溪所著詩文曰存雅堂集若干卷其世系自出則予嘗爲侍郎銘墓茲不具書

奉直大夫中書科中書銜平陽楊府君墓誌銘

咸豐九年平陽奸民八人聚錢倉自言受粵賊號令誅鄉民結盟爲會八人者各自爲一卦卦各數百人輒號稱數千時出掠旁近縣官不敢問復以計給官求受撫爲義勇平陽令受之言之道府道府亦受之賊益肆入會者益多輒擅入城投刼縣及瑞安西南鄉民求官勦賊或欲爲團練擊賊輒爲官所尼江南鄉與錢倉隔一江地饒沃賊謀據爲資楊府君居江南張家堡知官不足與辦賊卽擇日盛爲具召諸大戶豪民悉集會飲爲言郡邑官庇賊賊且不可制宜急團練自守狀語甚切鄉人旣素服府君聞府君語皆奮樂從府君卽令村各爲團團以能者一二人統其衆先自出已貲諸富民

亦競出貲治守禦具築堤於治江部署定矣而天不雨者兩月府君復率諸富民徧走所禱晝暴行烈日中夜輒宿齋所如是者二十日雨大霈民益得專禦賊而賊已傾巢出擄平陽圍瑞安北陷郡城南熸福鼎乘機逐利四出近賊諸村撫完士獨江南一鄉且守且耕未嘗見一賊而府君以積勞成疾竟卒卒數月閩師水陸並至悉殲賊八人者或磔或走死諸鄉民詿誤被殺及破家者無慮數千人獨江南一鄉未嘗見一兵於是江南人益德府君且思府君不已乃擇地泥山率錢建祠以祀府君歲春秋相率盛衣冠詣祠祭老稚婦女畢集吹簫擊鼓歌舞笑樂以送迎府君而謂其祠曰楊公之祠府君諱配籛琴溪其號也祖某妣某氏父某妣某氏世以

貲雄江南至府君益折節務儒業旣著籍學官即入貲貢太學又以佐軍興得中書科中書銜而輕財樂施予尤其天性其在鄉里族姻赴人之急不爲絲毫計惜其大者置科舉費創試士院脩廟學築捍海大隄嘗集衆貲數萬所出已貲亦數千姊氏許嫁矣而未行以痛父自經以殉久而未得旌府君爲力請於官遂得建坊於所居費亦千金滇黎公應南令平陽有惠政歿而不能歸殯西湖上十年矣府君至杭求其殯則在叢莽中爲樹碑表之復求其家餽百金葢其所爲多類此而團練禦賊以全江南一鄉其功尤偉予嘗讀蘇太史伯衡之文其言郭府君瑱守禦江南與府君事絕相類而太史又言周判官誠德爲元守平陽與其兄江浙行省參政嗣

德并力捍方國珍卒爲所擒不屈死嗣德亦幾不免竊謂郭府君當元之亂率其鄉人自相團結沮江爲塹閩括之寇不能爲害卒全江南而參政兄弟則何以敢乎嗚呼郭府君惟能以一鄉之人自守其鄉無一事有求於官官亦不能一事掣其權故其功以成若國珍之熾元之君臣固未敢以爲寇也而參政兄弟介於官與民之間欲以區區一州力爲之抗而其時經略大臣方納其賕爲之請命則宜乎林子中等之得狙而縛之也甚矣官之不可共事也有是哉然則江南一鄉幸賴府君以全其事誠有可歎者矣府君之卒咸豐十年某月日距其生嘉慶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五以光緒元年十一月葬於其鄉鯉魚潭之原娶陳宜人無子側室李孺人

生三子純約廩生光祿寺典簿銜候補訓導鏡澄鏡清皆廩生女六人皆適士族府君雖不事科舉而喜讀書尤喜宋儒書其自律嚴甚言動必出於禮予初游平陽主陳氏常得見府君余方年少跅弛見府君輒肅然仕宦後不得復見府君然每以府君爲可念也今年備藩金陵鏡澄來從余學將歸省墓以鄉友謝君青揚所爲傳求爲文鑱之墓上予既深有感於平陽之亂故於府君之守禦其鄉咨嗟太息以書之而其它不能盡載也嗚呼平陽之亂旣往不可諫矣然竊觀今之吏於溫者往往畏治亂民民或爲官言有賊必力爭爲非賊而深嗛其言賊者官之不足其事果如是哉而郭府君禦寇之事今平陽人鮮能言之者矣則府君之事其惡可以無

傳遂爲銘曰

有童而昏大冠翠羽或告有寇酣歌夜舞未明寇入乃跣以跳棄其母妻絕江一舸或使跡之去已三舍寇敗而南官返以夜索印無有顏如死灰有媚其徒謂官偕歸樓船巨檣歸載我賄寇則有鬪并覆諸海此我所知當時監司或列於朝以仇暴屍粥粥中書軀不五尺屹坐江廡漢幟楚壁孰知中書童昏翩翩我載之石垂千萬年

奉直大夫直隸州同知銜徐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獻廷字佳脩聘堂其號也其上世諱雅者自閩遷樂淸東皋山下數傳至一滈以耿精忠亂徙居奧生三子其仲諱翙者府君曾祖也翙生秀發秀發生銓銜仍敦世隱居力田至銓銜始學爲儒著籍學官府君幼從父學穎異能讀書工舉子業及游庠秋試輒弗利而以道光壬辰充歲貢年四十五矣遂不復赴舉以子德元由拔貢就職直隸州州判加同知銜得封奉直大夫府君旣謝科舉不復求仕進遂以厚鄉里善風俗爲己事設塾於家聚戚族佳子弟延師敎之資以膏火費族戚有窮乏有所求無弗與歲歉出藏粟減價以糶或負其田租未嘗理於有司咸豐三年夏大水七里埭潰

海潮直入壞農田亟醵金築之縣學明倫堂圮令德元及壻洪煥文修葺之同治初元粵賊陷樂清既復而無以善後出錢千緡助官用而郡城又被寇復出穀四百石佐軍需最後議用朱子社倉法勸富人各出穀自儲其村爲水旱備既條具矣而有梗之者事竟不成府君常以爲憾蓋其好義知體多類此府君雖務爲疏財而中年後產日益裕然予往來樂清常就府君館顧未見其治家人事所居臨河干東偏書舍三四間晴日滿窗紙案上書籍疊重府君脩眉偉髯目光炯炯日坐其間手未嘗釋卷庭前堆小石蒔雜花手自排比以取娛適不喜接賓客獨予至則笑語終日怡怡忘倦予亦惓惓不忍去也府君於它文辭皆能工而尤喜集句自三百篇

尚書文選及陶靖節杜子美它唐人詩無不有集句多至數百篇予至輒出集句詩使讀之不知其非已出也晚年乃好易日課數卦多取前人易說參觀審訂之欲自爲書不果蓋予之所得於府君者如此可以觀府君矣宋之中世樂淸之士有東平葛府君鹿岩賈司理白石錢孝廉隱居行義稱於鄉黨王忠文周益公之文反覆而詠歎之而葉文定公爲吾邑況先生仲一誌墓以謂一鄉之善士無異於天下之善士不以孟子之言爲然予攷其事與府君絕相似自三先生之前樂之士鮮以名德著者至紹興以後王忠文父子繼世爲名臣錢宗卿文季著作季莊皆以儒術致身淸要文章勳業尉爲浙東之望予嘗敘樂淸諸儒之學必以三先生者爲其

邑大師蓋風流漸被淵源固有自也府君雖不求仕進無所施於世而其讀書好禮足以興起後人樂之人士行而大之以追復於紹興乾道之盛沿流溯源要當歸美府君如宋之有三先生者而後有梅溪白石諸公也獨憾同時里閈之閒無如葉文定者爲文以張之則亦安知其可貴耶且安知一鄉之善固無異於一國天下之善耶此予所爲樂爲之銘也府君以同治六年六月八日無疾而卒年七十有六子一卽德元女適同邑貢生鄭濟庚孫四錫庚錫壬皆縣學生錫辛錫戊孫女五曾孫三慶嬴慶齡慶威曾孫女二於是宜人倪氏先十一年卒矣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原而錫壬求補爲之銘銘曰

玉韞於石惟山之暉士脩於家惟國之儀懿歟府君有道勿施惟後之詒

徐惇士墓誌銘

道光十七年予與樂清徐君惇士同舉選拔貢生復同年於是同郡與貢者十人皆以廷試集京師居同邸而惇士與予尤相知是時予年少氣盛謂天下事無不可為惇士亦喜議論閒與陳說古今成敗得失人之賢不肖惇士好獨持所見不為予降下或偶為予拄輒面發赤瞋目直視不發一語既而復相視大笑予以是尤喜惇士廷試既被絀惇士以尊人奉直君命歸而予留居京師又七年予歸自京師省惇士樂清惇士議論意氣固無異又三年予得官翰林歸與惇士一相見予在翰林逾十年出守安慶以病歸時鄉邑方被寇予與惇士皆轉徙避亂不復得見既復出官淮南奉太夫人諱

歸僑寓郡城惇士亟來視予則鬢髮半白不復言天下事矣予頗謂惇士才氣不在人下而不得一取仕宦有所爲於世爲可惜也又四年予免先君喪重赴京師出爲江南監司遂歷皖楚移藩金陵而惇士仲子錫王書來求爲祖父銘墓則奉直君卒二十五年惇士卒亦十年其長子錫庚亦前一年卒矣囘念與惇士居京師及在鄉里游從殆如昨日益歎歲月之速人事之無常其不足恃如此而昔之以不得有爲爲惇士惜者何足論也且惇士雖不得有爲於時其居家侍親數十年務爲疏財利振困乏助其親行善無一不稱其親之志邑有大慮惇士至卽舉人或是或否持不決惇士一言皆唯唯亦無一不如其志使其出而任天下事果能盡如其意

否也今天下事大者殆不可爲其若且一切以爲之者皆非我之所樂爲也使惇士而任天下事其爲幸耶爲不幸耶然則昔之以不得有爲爲惇士惜者誠不足論也惇士諱德元其卒在同治七年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　其葬在某山之原其系出子孫則予已爲奉直誌矣茲不復書初所謂同郡與賓者郡學徐雯雲石陳璲子玉永嘉高一樞仲衡平陽周京念菴泰順董文幟芝崖玉環潘濬東屏其後子玉知陽州仲衡判連州念菴權天台諭芝崖權慶元諭東屏權麗水諭雲石亦嘗充官學教習獨惇士不得仕而錫壬獨能求子文以誌其墓輒附書之或與惇士皆不泯也銘曰

凡古所無今則云云惝恍怪絕其出日新孰唱無和諸公貴

人嘗彼弗飲醉呼四鄰槁餓窮山不見以聞嗟乎停士天之
幸民